

药价高，不出诊，儿童疫苗还要“乱弹琴”—— 宁乡上百村民投诉：咱村的卫生室不靠谱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何敏

提到村卫生室，这本是一个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基础医疗服务的便民机构，理应受到欢迎——但到了宁乡县大成桥镇的二泉村，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7月3日，该村村民找到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诉说了他们8年来不断向上反映情况，更曾联名“上书”，将一张盖满百余人手印的投诉书递交到宁乡县卫生局，只为“请走”该村卫生室负责医生的事。

原来，自2007年二泉村卫生室更换负责医生后，药价贵、不愿出诊、儿童疫苗接种情况作假、打病人……桩桩件件，村民与卫生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而面对村民的意见，卫生室的负责医生却直呼“冤枉”，并认为自己之所以要承受这么多指责，只因“自己是外村人，一直在被排挤”。

事实究竟如何？7月4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宁乡县大成桥镇二泉村展开了调查。



村民反映，二泉村卫生室药价高、医生不愿出诊，在儿童疫苗注射通知等问题上也常常打马虎眼。

■投诉

卫生室“卖药不开票，要票不给药”

看病，吃药，复诊，再拿药……对69岁的二泉村村民卢保生来说，去医院就跟去邻居家串门一样，是常有的事。但自从2007年魏莲花接管村里的卫生室后，卢保生就不大愿意去找这个家门口的医生瞧病了。

卢保生之所以心存芥蒂，是因为他觉得魏莲花卖的药价格很贵，“我个人在魏医生那买过的药里，至少有5种卖得比村里药房和邻村卫生室的都要贵”。为此，卢保生曾经找魏莲花提过意见，但对方并不搭理，他又向主管二泉村卫生室的大成桥镇卫生院反映情况，但也一直没有下文。

今年7月初，卢保生的腰痛突然犯了，尽管不愿意，但无奈其他医院都离得太远，他只能

再次来到二泉村卫生室找魏莲花瞧病。不过，他带上了在别的药房留下的买药凭条，“其实每次腰痛吃的药就是那几种，我拿着这个，也好跟魏医生的价格做个对比”。

这次，魏莲花替卢保生量了血压把了脉，并拿出膏药为他贴好，还开了5种不同的药。“你这的药怎么比外面的都要贵？”一对价格，卢保生便忍不住发问，但魏莲花还是没理他。

“算了，你开个票吧，我万一没在村里就还能按着票上开的药自己去买。”让卢保生没想到的是，他索要票据的要求竟然激怒了魏莲花。

“她把准备拿给我的药一下收了回去，还对我说：‘要开票就别买药了。’”魏莲花的举

动让卢保生非常不解，但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和二泉村的村民聊到卫生室的问题时，卢保生发现，在魏莲花那买药的人从来没开到过票据，“每次要票，她都说没有，如果我们坚持要开票，她就干脆连药都不卖了。”

在卢保生看来，自己去纠结药品上的差价也是没办法：“我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都快70岁的人了，还经常要去长沙打点零工补贴家用。”卢保生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上的毛病也越来越多，买药是家常便饭，所以在药价上必须精打细算，能省一点是一点，“更何况，村里的卫生室本来就是方便老百姓的，药品价格怎么能比邻村卫生室的还要高呢？”

没打针，儿童疫苗本却被统一填上“已注射”

村民们认为，魏莲花作为卫生室的医生却不作为，导致老人看病不方便；而对二泉村村民谢银辉来说，她的困扰在于，明明孩子没有注射疫苗，但在魏莲花丈夫陈向荣的操作下，孩子居然一天就“打完了”9种疫苗。

原来，2009年，谢银辉的女儿出生，宁乡县三医院的护士给了她一本疫苗本，并提醒她，儿童在6岁前需要注射疫苗本上标明的相关疫苗。“但在农村，家长一般不懂疫苗的重要性，像我女儿一样，1岁以后就再没注射过疫苗的情况很多。”谢银辉说，个别知道情况的家长都是单独带孩子去打针，村里的卫生室从来没有过相关的宣传与通知，至于国家还提供免费疫苗这种事，就更少有人知道了。

“2013年的时候，魏莲花的丈夫陈向荣突然到了我家。”谢银辉说，陈向荣找她要了孩子的疫苗本，翻过后便用笔在上面划了划。等她再次打开疫苗本时，就发现

疫苗本上的9个项目已经被签了名字，“他说有些疫苗是免费的，我家孩子已经打过了”。

这下谢银辉弄不明白了，孩子自己一直带在身边，根本就沒去打疫苗，陈向荣凭什么就断定孩子打完了疫苗？

她忍不住找周边邻居询问，才知道“疫苗本被填满”的情况并不止发生在她家，“凡是有孩子的家庭都碰到了”。当时，谢银辉还没有重视这件事，后来孩子的疫苗本“被收上去换新的”，在这本新的疫苗本上，有18种疫苗都被标明“已完成注射”，并签上了一个叫“徐伟”的人的名字。

直到2013年9月，谢银辉的女儿多次生病，在宁乡县三医院接受治疗时，医生再一次提到了儿童疫苗的重要性，她才知道，“原来城里的孩子，每年需要注射那么多疫苗”。

回到村里，谢银辉带着疫苗本找到魏莲花，“其实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哪些针打了，哪些没打，免不免费都不重要了。”然而，魏莲花摇摇头告诉她，“疫苗这事不归村卫生室管。”

二泉村村民唐贵民也曾因孙子打疫苗的事跟魏莲花闹过。“我们以前并不知道有免费疫苗，而且就算收费打疫苗，卫生室的医生也应该通知家长，哪些针是必须打的啊！”唐贵民说，如今孙子5岁了，一直都是由母亲带着去宁乡县县城的医院打疫苗，“隔壁家的孩子都没怎么打过”。

医生需上门看诊？村民反映“从未有过”

除了药价贵，村民们的意见还来自于魏莲花的“下班就不见人，有人发病也不能及时来看”，39岁的二泉村村民黄命强就对此特别不满。

“一般来说，村卫生室的医生都是本村人，这主要是方便晚上万一有村民突然发病，医生能够及时赶到。毕竟我们这是山村，隔外面的大医院太远了，能救命的也只有卫生室的医生。但魏莲花是隔壁成功塘村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村挺远，一旦她下班回家了，晚上基本上不可能把她找过来。”黄命强说，自己的母亲肖玉莲患有严重精神病，父亲在数年前也罹患直肠癌，家境贫苦。“好歹以前村里卫生室的医生会上门慰问，给老人家看看病，也送些药。可自从魏莲花接管我们村的卫生室后，别说亲自上门看望，哪怕是夜间我母亲犯了病，请她来都来不了。”

原来，从2010年起，黄命强家的老人就从未享受过卫生

室医生上门看诊、登记相关情况等服务。直到2012年，黄命强听邻村朋友说起，才知道重度精神病患者是能够享受国家免费看病给药待遇的。

于是，2012年9月，黄命强带着母亲来到二泉村卫生室买药，顺便向魏莲花咨询有关农村精神病患者免费看病的事。“她说上面（指大成桥卫生院——编者注）没有给指标，药也不是由她来发，叫我去找上级部门。”魏莲花的回答让黄命强很无奈，“国家的这些好政策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困难家庭吗？村里的卫生室不传达消息，只一门心思看病挣钱，我们要去哪里了解这些政策呢？”

尽管不满，黄命强也没多说什么，但母亲的突然去世，让他彻底对魏莲花感到失望和愤怒。

2013年的一天晚上，肖玉莲突然在家发病，抽搐了许久。黄命强赶紧拨通二泉村卫生室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后

来好不容易联系上魏莲花本人，但她早已回到邻村的家中，即便赶过来，也要花上好长时间。因为得不到救治，肖玉莲没多久就停止了呼吸。

记者从2007年宁乡县卫生局印发的《宁乡县村卫生室建设管理办法》中看到，其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村卫生室业务实行统一管理，村卫生室要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电话通畅并有人接听。另外，卫生院还要求村卫生室医生为65岁以上的老人上门看诊、对重大疾病和精神病患者实行情况登记等。

7月5日，记者从二泉村多名村民处核实了黄命强所说的情况。“我们村老年人多，老病号就更多，有些人家里离卫生室很远，一犯病就只能干着急，魏医生平时不上门看诊，晚上更是请不动，这些老人家真的像在等死。”二泉村村民易立红认为，“村医不上门，就因为她是本村人”。



唐贵民孙子的疫苗本被收上去“换新”，再发下来时，疫苗本上的各个注射项目全都被填上了注射时间、医生姓名等内容，“但其实有一些疫苗我们根本就‘没打’，唐贵民说。”